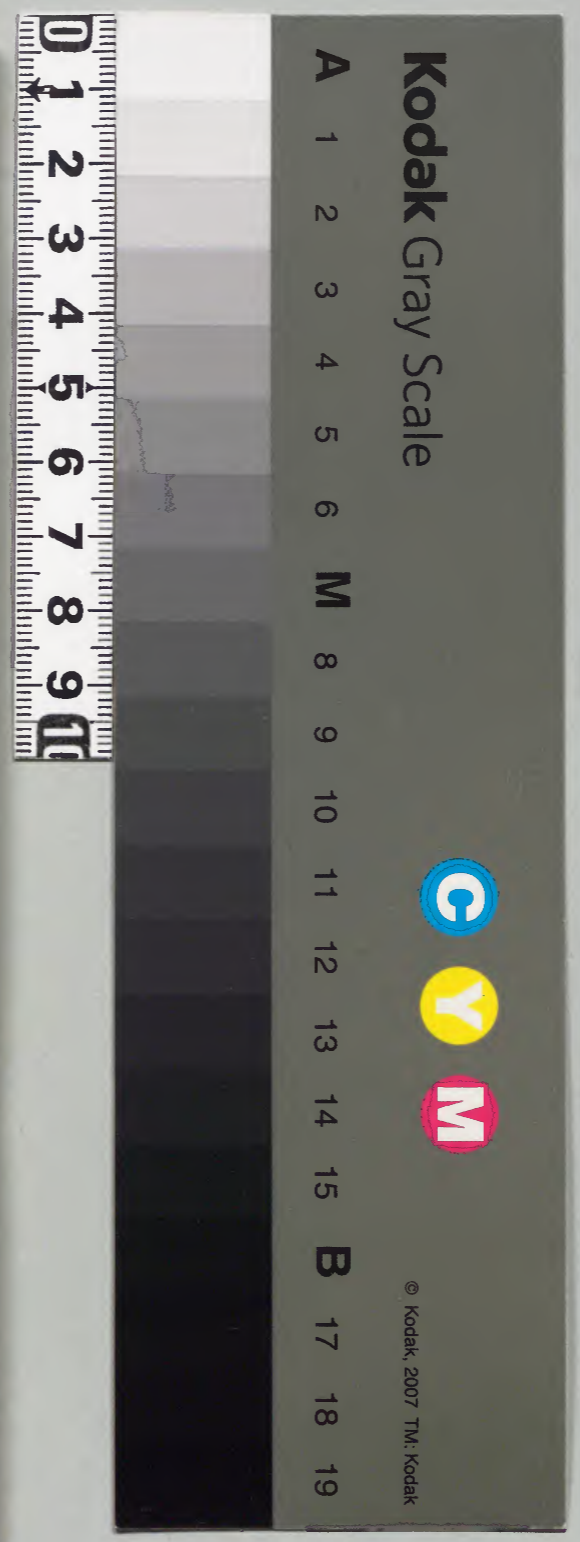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漢書
九四九七
二
九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97
冊數	2 (1)
函號	299 120

299-120



求仁錄

卷之二

天之道有四德而元為其長人之性具五常而仁為之首斯所謂心德之全而萬善之本也蓋門之教千言萬語無非在於求仁而其所以求端用力之方見於語蓋諸經者明且備矣但其言散出於諸篇而或因門人同答而發者有大小深淺之不同有難於領會者蓋其教果說之體認出來自可悟程氏論之

求仁錄序

淺草文庫

天之道有四德而元為之長人之性具五常

而仁為之首斯取謂心德之全而萬善之本

也聖明之教千言萬語無非在於求仁而其

取以求端用力之方見於語孟諸經者明且

備矣但其言散出於諸篇而或因門人問答

而發者有大小深淺之不同有難以領會者

蓋必類聚觀之體認出來自可得程氏誨人

之要法而張南軒又著洙泗言仁錄蓋亦為

是也而其書不傳今不可得見余竊有慕於

斯輒不自揆乃取先聖之訓及諸弟子子思
孟氏之說類聚為編諸儒註解要切之言亦
略附錄又採先儒之論發明仁體及用功之
要者別為一篇以備參究名曰求仁錄欲其
便於考索暮年閑中潛玩深體力行庶無大
過云尔夫仁者天下之公非有我之得私也
有志之士於此或有取焉則非徒足以成己
亦可以及物矣君子一念之惻隱有足以澤
及百世况乎有位者而志於仁其德施又將
何取不至哉嘉靖庚戌十月丙子晦齋驪江

李彥迪書

此篇論求仁之方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向也謂道則人倫

用之則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其德則行而道也

之意德則行而道也

而守之不夫則終始惟一

而守之不夫則終始惟一

而守之不夫則終始惟一

求仁錄卷之一
此篇論求仁之方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而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也謂道則人倫日
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感矣據者執守
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
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

求仁錄卷之一

此篇論求仁之方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而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也謂道則人倫日

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感矣據者執守

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

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

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依
乎中庸之依而欲捨之累而純此心常在
不令少走作魚物欲之累而純此心常在
道至亦活守德寸得尺身仁是純此心常在
理會底得寸守德寸得尺身仁是純此心常在
用常斷了君有據德依仁是純此心常在
便間孝又事君有據德依仁是純此心常在
有孝又事君有據德依仁是純此心常在
離底又事君有據德依仁是純此心常在
衆心理之總名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者仁者
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者仁者
而用矣仁之則親切也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
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
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
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忘為全體
累之○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
先於立志之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
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
物欲不行天理一盛則一衰游藝則小物不
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
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
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
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自志道
入精自依仁而游○陳氏曰志道據德而
藝是自本兼末

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
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
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
用益貫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取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取惡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仁里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
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

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
惟特立者能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言君子取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貧富貴
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
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
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
之間而已也朱子曰無終食違仁是無時

魚處富貴而賤仁○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
夫至終猶是食不違又一日此章當
夫然猶是食不違又一日此章當
次急遠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若
養已熟至此鮮不密工夫其去安能
必不遠矣然若至細密工夫其去安能
於細密者故必以此乃富貴安貧也
本然後能進於此乃富貴安貧也
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
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
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
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而可所欲而有所大於貧賤者十乘萬
而可所欲而有所大於貧賤者十乘萬

可仁以為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
之仁則為樂安而無害於吾本心
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
所以為樂安而無害於吾本心
擇焉則天理人能知此而於二心者自然
存養省察以理人欲去取之仁者自然
已者矣一毫慢易非君子之戰兢自
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君子之戰兢自
間而有不終忽之心焉造次之時人
也而不敢忽之心焉造次之時人
敢忘必使此心之無頃刻之易忘也
釐之空闕而後至焉此頃刻之易忘也
流隱顯貫徹而後至焉此頃刻之易忘也
同魚非天理徹而後至焉此頃刻之易忘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
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仁里

朱子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
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
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
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
見之也又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
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
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
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朱子曰好仁者如
好色好利則其好不可移
矣物無以加尚之若以尚之則其好不可移

好仁者惡不仁者如惡臭惟惡臭之反
其身好好色好仁之反也又曰顏子明道是好仁
事言好他之仁也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好仁却渾淪了學者
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
實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
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
得事成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
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思仁
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之故各於偏
重處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
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

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
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
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
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
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客或有此昏弱之
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

敢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
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
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
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
以及覆而歎息之也
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益可歎也
用事用惡不仁
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
魚其勉人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可絕
意焉其勉人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可絕
聖人之勉人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可絕
心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
一人而已矣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兮斃而後已禮表

陳氏曰小雅車牽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

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

之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

止也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兮勤勉之貌○

吳氏曰引詩斷章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

道也鄉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

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

故力行不輟如此加於民曰高山仰之景澤

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之傲而行之詩人
思高山之可仰景行即所謂不知老之將
或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死而後已
也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
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

以民記禮表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

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

皆可以為仁以聖人取性而議道則道無

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者我處文約被布也德者也而所淳
心女樂子長衿置這不盛○取為篤
與即也齊處衣○只回德仁於皆厚
仁仕○之樂鼓胡頰非之者義是義
猶故饒晏也琴氏道以至安理義理
二日氏平原若曰理于也仁以理自
於其日仲憲固舜合祿矣如求所然
仁仁安此環有之做也死孟其謂具
猶即仁利堵之飯處言而子是仁足
有仁者仁閔此糗便語哀談而去知待
間者心者損安茹做必非勤為客其者思
故之與之汶仁草更信為容非知而
日仁仁一處魯之將待以者旋所有為仁朱
於也一處魯之將待以者旋所有為仁朱
仁利仁約之久終安正也中謂是之者子
猶仁即長季處身排行經禮知非而溫同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
朱子曰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好生於無欲取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
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而慮
○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仁之事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好生於無欲取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
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而慮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好生於無欲取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
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而慮

以○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乎
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矣為者仁之不能取子得一也
法不者能也
可遠存仁胡累其心
及其者氏本日
失奔本心不取以處約樂之
之者而非仁者有失其本心者
可惟恐取失之而守之者
戒失而守之者
而守之者
可之者
矣為者仁之不能取子得一也
法不者能也
可遠存仁胡累其心
及其者氏本日
失奔本心不取以處約樂之
之者而非仁者有失其本心者
可惟恐取失之而守之者
戒失而守之者
而守之者
可之者

之聖人謂之不遠不知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
聖人謂之不遠不知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
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理斯不乱未
也知者謂之有取見則可謂之有取得則
理而自不亂如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
近精粗之間非有取存而自不亡非有取
也知者謂之有取見則可謂之有取得則
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理斯不乱未
也知者謂之有取見則可謂之有取得則
理而自不亂如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
近精粗之間非有取存而自不亡非有取
也知者謂之有取見則可謂之有取得則

朱子曰弘寬廣也強則則負荷之堅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
也忍則則負荷之堅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
魚以致其遠朱子曰弘字只對隘字看便
魚衆說皆不復取便於中無所若弘在客之中
又為判別此便遠弘乃能勝得箇重
任毅便前能擔得了去弘而毅雖勝得箇重
不以去善而自足也○胡氏曰惟毅遠不能勝重
途而以自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
廢也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
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小懈可謂遠矣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
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

淵

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魚一理之
不該取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魚一
念之間斷取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
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
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
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
戰兢而不已易箒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
何此取以率性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
而不毅則魚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
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
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曰
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
理而為言則其則仁即禮而仁在其中事
非仁者哉其則曰仁即禮而仁在其中事
之屬乎事也其則曰仁即禮而仁在其中事
矣○程子曰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矣
上之謂是得就其本心○已歸於私則
天理蓋是人欲之幾動○已歸於私則
也○朱子曰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矣
陳氏曰致其精而明如烈火之專言者
復禮之言則天理也○禮者有精而明如
是復禮之言則天理也○禮者有精而明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也謂身之私欲復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謂身之私欲復
及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謂身之私欲復
限曰制禮者級理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而曰制禮者級理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可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不能壞於人欲
重任而遠到朱子曰曾子弘言以能臨於不
見他處朱子曰曾子弘言以能臨於不
而不可奪朱子曰曾子弘言以能臨於不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謂身之私欲復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
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天下之仁人聞之見之莫不莫不皆曰
天此以仁稱之非一莫不皆曰
有急但言其效必至於此又言為仁由
已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
無難也日之克己不以難則私欲淨盡
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
處便是私意既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
禮則事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禮則事之復

皆仁朱子曰而合天理克己則問所行之事如
何得事亦不害其為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
一不事亦不害其為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
亦不事亦不害其為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
天不事亦不害其為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
處克將去朱子曰克己須從性
剛處多而往子不曰人之氣稟有偏難克
柔治者伊川先生曰克己須從性
坦率者伊川先生曰克己須從性
須克也去亦伊川先生曰克己須從性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斯諾矣

自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
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
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
之辭，是人心之取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
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
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視聽言
者皆以禮而止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
則非禮而勿視聽者，皆已之私也。其所以
內也。非禮而勿言進者，皆已之私也。其所以
於外也。非禮而勿交與者，皆已之私也。其所以
力其機也。特在外而勿交與者，皆已之私也。其所以
及則為天理自是而罔念則為人欲自是而特
克念則為天理自是而罔念則為人欲自是而特

之間爾所學哉。可事如事之請事斯語
不謹其學操哉。可事如事之請事斯語
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
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
不是顯過難見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
易見微過難見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
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
語取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
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敬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
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定閑邪存誠非礼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宜葢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未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
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与性成聖賢同

歸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
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
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
不勉也程子之箴葢明親切學者尤宜深
玩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其幾非至健則不能致其決
至健則為天理決而不自覺於天理為
人欲則為天理決而不自覺於天理為
至健則為天理決而不自覺於天理為
人欲則為天理決而不自覺於天理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已取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大

朱子曰敬以持已怒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怒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

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

獨便是守之法中饒氏曰敬心廣體胖周旋

於用功知在大賓如獨承上蓋人持敬心廣體胖周旋

已所得知者此如承上蓋人持敬心廣體胖周旋

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使民之時

○下

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

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

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張氏曰

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

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孝者誠能從事於敬

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朱子

仁剛子徒果資溫釋顏子資剛明顏子於

其者明子則莊敬以持養之者顏子則明創業者

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胃中也豈克已求仁
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
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情胡氏曰制其
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不
禁制於理人欲之已發而循天理不
難於初分之際許者易而力於已發
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許其
不可恃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路子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

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朱子曰道不可須臾
離心便非道須臾無間斷若不可須臾
此在夷狄也又是在中國是這箇道理
黃氏曰居
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
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
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
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
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恭只是敬
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於外
是然未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於外
影然未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於外
能恭而內無敬者不在於饒氏曰天
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饒氏曰天

則

時仁便在上於執事時此人心戰兢惟
此而失之則仁便在上於執事時此人心戰兢惟
此而失之則仁便在上於執事時此人心戰兢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

語也克之則晦而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

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微上微下謂凡聖皆
此數言自始學至成聖人之間言貫徹上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

未達顏淵朱子曰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曾氏曰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

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拳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拳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拳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

天下選於衆拳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拳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

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問夫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言何獨歸重於知饒氏曰雖歸重在知然

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直能專指人而發
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在專指人而言
諸下也謂衆人之意者伊尹湯之相也不
仁者遠言人昏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
若其遠去爾取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輔氏曰子夏
歎一聖人即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
於一隅以極乎仁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
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於仁之體用
決精人言然相疑而暗程子曰聖人之
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
無取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

言語近則遺遠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
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
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
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
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
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
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
之務實也如是者蓋有不自之仁者知
兼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不聖賢之仁者
指其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不聖賢之仁者
為學則當兼致其力以成德之氣質若學
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氣質稟各有
偏所以

人敬而遠之然亦不先其事之難而後
使其人敬而遠之然亦不先其事之難而後
其效之取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
失而告之誣不子謀董利所謂仁人者正其
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不計其功
功但此也先子既告之以此矣以樊遲蓋有先
之病故夫告之既告之以此矣以樊遲蓋有先
先事後得告之既告之以此矣以樊遲蓋有先
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
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難以取難
為先而不計取獲仁也陳氏曰先難克已也
己程子謂克已於所難之中又呂氏曰
當務為急不求取難知力行取知不憚取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也
朱子曰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
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
之事也或謂鬼神非正之何者
使遠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
也曰遠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
明非正則聖人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哉固不使
朱子曰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
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
之事也或謂鬼神非正之何者
使遠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
也曰遠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使敬之
明非正則聖人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哉固不使

此進大程小子曰聖則無大濟衆亦於仁兼上下
亦而無極衆則多病窮聖人難之也博愛
廣而無一人之惡則一而無窮聖人所爲仁便
下故曰病人諸○朱子曰物不貢其所然亦不
能中何天况而門立實之海士民如堯舜以提
使不得者已體欲蓋已欲立人則已思遠而達
夫仁者本欲此是甚氣象如人也安得立不謂
指仁之者已體欲此是甚氣象如人也安得立不謂
立廣心欲達則思甚氣象如人也安得立不謂
人之本體若此則謂之仁者氣象如人也安得立
達如亦欲止而己之欲達而己之欲達而己之
同但己此欲立而己之欲達而己之欲達而己之
底能近取譬是乎不到是底聖次第如仁○已
事於仁必取譬是乎不到是底聖次第如仁○已
是事於仁必取譬是乎不到是底聖次第如仁○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
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
仁何必博施而後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
終身不得仁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
得仁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
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得其言
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得其言
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得其言

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
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
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後則商也子曰益死之
者日損曾子好與善人居如
者日損曾子好與善人居如

入芝蘭之室久而化之矣必慎其所藏者赤漆之朱子藏者黑亦與之化矣與以君矣必慎其所藏者赤漆之朱子藏者黑亦賢友為親切賢只是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

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淵

朱子曰司馬牛孔子弟子名摯向魋之弟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

有所忍而不易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

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心不放
存與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
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
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子曰為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其味而然無自入其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

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

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

不出也輔氏曰然訥而行自然難而不苟

自能哉豈○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
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朱子曰牛之
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後
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
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
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
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
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氏曰
言亦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全其心之
德則兼一人之心事理而言之蓋資質有
其德則兼一人之心事理而言之蓋資質有

教人之亦不同而皆徹下之道也各因
仁之通其餘也○又按顏冉之入德也
子貢問為仁資與此不問之賢友仁則又
為求諸己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
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
訥則不至於冰馳故近仁○質朱子曰剛
是體不軟不體
屈教却有意非發作興氣象○近仁乃
聖人之意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仁乃
此求仁之工夫乃可實見於仁處未
不矯揉到地教木訥四字要近可下
下
夫須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近可下
量

出是仁體來則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
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朱氏曰美者言以
之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美者言以
偏者不但於偏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
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足至極則惟聰
明睿知生知安行者足當之聰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
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
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
何遠之有朱子曰氣亦至固有欲之則至
矣自外而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問則至
如矣自外而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問則至

來也○蔡氏曰夫仁之時人皆以
故夫一乎哉我欲則此仁便至矣蓋仁者心
德遠乎哉我欲則此仁便至矣蓋仁者心
且易不待他求也○心斯仁便至矣蓋仁者心
至也固易其去也亦須於既至仁之後常
能操存之功方也亦須於既至仁之後常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里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
則必無為惡之事矣黃氏曰此人心誠在於仁
所患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必遺於彼
志於仁則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必遺於彼
人欲之私惡念存此心者此心必遺於彼
何自而生乎○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
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謂或曰過舉

當或資質之備或氣一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止
矣朱子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公衛靈

朱子曰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

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

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

之語下章放此問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有殺身以成仁者陳氏曰鶻仁有益無害

身成仁處是時不管理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己學若患不當死而臨仁則心無計較之
雖比干所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公衛靈

朱子曰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

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

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若在水則不可不遜朱子曰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

可說道自家事做不得是師長所至底事
 第子於師每事必不讓而為不先於仁以
 為己任則當有死而自為之奪論彼而先也
 蓋仁者己則所而有謂不讓猶有子所則不
 之也何讓一事也子與則人做者其若亦若
 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上章皆地有仁者辭上
 是者謂己此與人知仁而為之若發此若
 章為學民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為者發仁○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其力於發仁○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不欲讓於斯仁○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所尊敬於師○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其力於發仁○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仁以力也○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之善也○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是乃無所與遜也○者粗知仁之而為能一勇於發此若

○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教者當不去請事斯
 語夫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願子遜
 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也

朱子曰蔽遮掩也
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
 備而不見其全體也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張氏曰學所以明善

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

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

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

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愚按仁

雖美德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有誤

認人欲為天理，誤認天理為人欲者矣。其

不流於愚而失其真者鮮矣。
○子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易乾卦文

徐氏曰：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雖我之所

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苟

不務學，則無以會聚眾理而有諸己也。學

而不問，亦無以辨別眾理使之條件不紊

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矣，問辨

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匪從容中道

之妙。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

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

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然仁者

心之全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

同運，無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

大而無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

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朱子

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

大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處，故曰寬以

居之，○吳氏曰：學聚之，以審別所知當行於學聚

之後，寬居之，以存貯所聚者，仁於行，即問

辨者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庸中

真氏曰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

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

庶可漸至矣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

私者徇人欲而志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

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

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朱子曰

後世人也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法於天下可憂也既

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陳氏曰所謂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

也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

禮謂義理之節

朱子曰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

以有之於身矣程子曰無得也○及之仁不能守

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力行有

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之必失之不能

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不能

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
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及仁守如仁是極了却又要莊心純粹以禮
底工夫如接物治人時少此莊心純粹以禮
不走失而使工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
是不及本末做工夫兼備否曰固是善處須先
是及本末做工夫兼備否曰固是善處須先
無處或事不若根本方好去檢點何點
檢處或事不若根本方好去檢點何點
禮動為政於持物處然為學之事雖未及禮
不之能明也持守之固亦無以於焉
識之能明也持守之固亦無以於焉
矣又曰此章當以仁為至所謂知及之
以求吾仁之動之所持養吾仁者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
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
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倣
此陳氏曰雖是此心不能持守然當臨
是時舉動之際此心不可懈即妄念便生須
氣習之時照管令其醇實點檢身上工夫周
有疵是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動之
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學至
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
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

未

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
 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
 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惟黃氏曰
 其心則其心放而不收學之博則無所用
 常有不繫著而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
 此心不堅也則其向而不泛濫矣問一
 近則其常所有定則其心在吾身之外
 思則皆其求用在此則已皆在吾身之
 有人能盡此四者為力固所存乎仁然
 辨矣皆胡氏曰存四者為力固所存乎
 則雖存自見於行而己不馳矣故曰
 則所存自見於行而己不馳矣故曰
 中矣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心博而
 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心博而

而 思 惟

中 ○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全亦本不而而而為以者能盡支本為此
 德足己以責獨心攻禮實守善節已完章
 之以為固為備不胡道以又則全小雖而子
 累焉足未也莊氏曰此教莊泮德耳民要大
 以善知以仁而民以保也○亦以仁發
 見者及仁之若後則民之也張不莊為明
 其德愈守則心善然作而仁能曰不民不本
 德全莊民德不之所興動能守知自不本
 之而准不之全以也此以之及警以守末
 全真而敬全以也此以之及警以守末
 小愈病者知成己惟禮則仁以亦則序
 節備曰德及仁亦說動在仁以亦則序
 未也動之全守一言之已不求其大極
 善大之全守一言之已不求其大極

未

問之切而思之中者自熱矣夫仁於亦在矣不熟
 於牛則存於中者力而行而為仁也自熟
 之而已矣熟力而行而為仁也自熟
 云者及乎力而行而為仁也自熟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
 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
 上徹下之道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
 道也胡氏曰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
 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又
 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
 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
 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如親
 便推類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
 去愛物

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淵

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

仁則德日進輔助我以為仁而已朋友但能

曰以文會友致知而取友以輔仁則有

事○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輔仁則有

孤陋寡聞之固言不友及義之失本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存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務事力也尊

朱子曰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讓退不敢實言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
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
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
性分之內也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
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

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君臣萬物之義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
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
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
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
性分之內也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
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

惟

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
 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
 忠固不言忠無忠何謂忠無忠蓋有心不出兩字
 不容去一苟正何物推以自心此裏元自
 不實不字必更有將字在物原頭了及人皆不
 說恕推務苟且忠恕一不復有己可推亦
 強復求仁即誠之氏曰不復有己可推亦
 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
 餘之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者
 樂強事○朱子曰且德地把提勉強去萬物
 皆備強恕而我反身且德地把提勉強去萬物
 者亦見於他身得萬物皆備於我了我只爭著

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去則萬物亦
 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亦
 自無欠缺處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
 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
 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
 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彼也人彼
 而耻為彼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
 也函甲也丑上○
 朱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

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平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義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

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輔氏曰：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人欲純是天理而無始，故有陷溺之危。自克而盡人欲，是純天理而無始，故有陷溺之危。自離而無危也。天造必於此而不願，而可復也。於是以之為聖明學者也。又曰：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

怨

史

在其中矣

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其理甚精而不傲勉又人為仁安宅論其意甚切至既言莫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

皆言為仁由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
切至既言莫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
皆言為仁由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
切至既言莫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
皆言為仁由己其樂而不在我仁不在言反求諸己

之言是不智也如取之欲以非之而義而決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

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是生之性便然但謂之

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

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

可須臾失矣朱子曰仁理會不得便說物事

人之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乃是以

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

有是物仁是心體本來之仁也心是通貫始終

無是心而孟子之言固只是渾然其本心之

妙而然真者則仁字仁字亦須略直以別

心者蓋有此心即有德也而孟子直以別

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

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

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胡氏曰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所謂之深哀哉程子曰心至重雞犬

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

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朱子曰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

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

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

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朱子曰

是求在外而求仁則求之於心矣○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如我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
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張氏曰：學豈遠哉？以放
而求之，則在是矣。所然豈遠哉？以放
息而求之，則在是矣。所然豈遠哉？以放
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然豈遠哉？以放
體將而求之，則在是矣。所然豈遠哉？以放
之際，放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而求之，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一求之，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如講而求之，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治皆是其所以論之。如講而求之，則曰：則人無所
吾所失之，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心字脈絡，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也。以仁言之心，則曰：則人無所危矣。則人無所

存則為仁，不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
立其體，必仁不能則由義以遠仁，其用與求
即所以求仁也。按：放心者，欲也。求放心者，
學而存之也。又按：放心者，欲也。求放心者，
天理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
之，可以為養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
有格亡之矣。格之反，覆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格，子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

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
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
也。然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也。反覆展轉也。言
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
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
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
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
木既伐，猶有前葉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
取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
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

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
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取好惡
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存則善，夜氣亡則
不善。晝之所為，害於夜之所息，則夜之所
息，不足以存其良心。如平且之氣，雖有
常不萌蘖之氣，自是人之良心，雖有
了不至於稍靜，便有一清一水，出於
以存者，如稍動，便有一清一水，出於
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與晝氣，所
當息，既有害於理，則晝氣與夜氣，所
靜矣。平日且亦不然。至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
然。

故首得其養無物不長首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言心操之則在
 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
 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之易而保身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
 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
 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多程
 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

特

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曰心體固本靜
固本善然亦能流而不可謂心體之善夫其動而
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也但其靜而於物也然耳故
不可謂操之則存也但其動而於物也然耳故
先聖只說操之則存也但其動而於物也然耳故
善入舍則莫知其鄉一出者七也入者存善者也
本無舍定之時莫知其鄉一出者七也入者存善者也
之操舍如耳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人
始無所不備○朱子曰人理義之心未嘗
正魚所不備○朱子曰人理義之心未嘗
 魚唯持守之即在尔若於且晝之間不至
 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与物
 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數
 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

終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

七

必并與其取為而仁之趙氏曰言為仁不
便得美以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
則須是做事便得十分工夫身正氣稍不足邪
一兩件便得十分工夫身正氣稍不足邪
勝正之人勝正之人勝正之人勝正之人
朱子曰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
能勝是我之取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
朱子曰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

至而不反諸已也○張敬夫曰此為有志
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
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
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
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倏得復
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
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
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
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寢明則
人欲寢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

以水勝火其不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義者也苟為不熟不

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朱子曰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

不能如五穀之義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

如美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

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

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耳

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

則熟必輔日進於一日而進也無間斷然後純

熟夫仁之陳氏曰而已矣若熟之之說盡
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
仁之方循而一行之則熟之功氣象可言矣
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氣象可言矣

求仁錄卷之一

求仁錄卷之二 慎子言利與命與仁

此篇論仁道之大 夫仁人者 必欲盡其心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也 夫仁者 必欲盡其心

程子曰 計利則害義 命之理微 仁之道大

皆夫子取罕言也 楊氏曰 罕言者 蓋言求仁多

之方而已 仁之本體則未嘗言罕言者 蓋言求仁多

罕言者 不是不言 特罕言者 蓋言求仁多

蓋凡做事 只循遠道 理去做 去利自不在其中

矣 如利涉大川 利道用行 師聖人 豈不言利

命只所以罕言者 近以恐人求之 則害義矣 利

天之所賦與人有以理言者 則以氣言者 壽

孟子曰 仁者存心之公 義者存心之正 禮者存心之節 智者存心之明 此四者皆存心之德也 存心之公則能容物 存心之正則能守道 存心之節則能制欲 存心之明則能辨是非 此四者皆存心之能也 存心之公則能容物 存心之正則能守道 存心之節則能制欲 存心之明則能辨是非 此四者皆存心之能也

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輔氏曰義
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
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又曰命乃
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
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是其理為甚微
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
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
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
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
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

行而不謹此夫子取以罕言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也

朱子曰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
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
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此體字乃知
之體段非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括體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閔結也動而無結靜而有常故壽又曰此
不是蕪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
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

其材有取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真
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
又曰或謂寂然不動為靜冰也此言仁者
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
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
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
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宜動而不靜乎又
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
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朱子曰仁自有壽
來插看如周之生幸而免之理不可有顏
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
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且壽者是一身混然全

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且壽者是一身混然全
是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是悠久之意
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程子
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體也知如流水之流則如山之安○朱子曰惟聖
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
下成仁就各知有偏處○疏通達於事變故
義理故就仁知者二氣○象自見得於事變
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於事變
但可施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於事變
他自思見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於事變
不靜也○仁者簡以道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
皆在吾心無不靜然其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
也○輔氏曰無不靜然其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
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流委曲不隨事
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流委曲不隨事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氣皆與水相重外物心所喜好者移之仁者安
仁故渾厚端重似外物心所喜好者移之仁者安
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移之仁者安
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靜樂壽者
心安於理無所歎羨故其言其效樂乎陳氏
以效言也動而無功此所以言其效樂乎陳氏
結礙也靜而無所礙故其言其效樂乎陳氏
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
言取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
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
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
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
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公私欲不萌而
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胡氏曰公無私
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者至公無私
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孟子曰配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朱子曰益子說配
也○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
本○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
以言勇所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
義理而言明故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
配乎道義明之此學之序也又曰成德以
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久而誠
也又曰仁者隨取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

則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既守定自是不懼
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輔氏曰仁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也末能仁者則以知為首勇則仁之發也末能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憂不惑不懼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不惑不懼則自然不懼
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禮哀公問
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

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疏也沈氏曰不過乎物鼻自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馬氏曰始

八伯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

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曰亦不為吾用矣是與那禮樂不相

了自與禮樂不相與是與那禮樂不相

人便行禮樂不為吾用矣是與那禮樂不相

○程子曰仁

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中絕無天德也

於邪之氣無復本心之運量酬酢盡非方寸之

樂判為二物若天間鐘鼓鏗鏘比等際其於禮本

意皆是○天理中發出則自有得禮而和之此朱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

錘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

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序所以存

是心則在上說○就心說則與和字存

樂之徒雖有其禮儀文而不為足觀雖

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
氏兼禮樂之體
李氏專指樂之體
禮樂之用
○子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

○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

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庸中

朱子曰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

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

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朱子曰元亨利貞皆

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

爾也長而亭利真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皆從這裏

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

舉矣問道是說如何修

義陸氏曰共之名仁也

而從本心者身之本也

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愛之意深

體味之可見朱子曰

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此真仁而後

所曰為人不然其有仁矣○此仁而後

義難訓不然而則衆人矣○此仁而後

觀此其人字正與鬼字對未生能事人焉死則事

不為鬼仁便自絕其生理○許氏曰仁者人若

也。此是古來第一之訓字。言混成而意深也。所以深體仁則不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過。所以盡人道而已。宜者分別事理各有取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以問。脩道以仁。繼為下。陰又添說義禮。朱子曰。仁者。有義。何便。有。陰。親。親。仁。之。事。便。有。義。陽之。其。中。自。有。今。降。殺。等。差。這。義。之。事。親。之。尊。友。有。當。事。之。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便。是。禮。也。尊。賢。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孔子曰。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也。

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禮。陳氏曰。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克廣也。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為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方氏曰。温良則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

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
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
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
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
其文則無幸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取
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言游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
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
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

禮所以仁賓客也

禮仲尼
燕居

陳氏曰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
也饋奠喪奠也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
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應氏曰領謂
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
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
之制中非屑々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
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
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
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

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
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
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取以克去己私之惡
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
歸仁取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
無取往而不為仁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
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
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記禮表

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
于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
其猶病諸此仁取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
人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
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
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
小賢故賢者可知已馬氏曰子曰我欲仁
斯仁至矣又曰有能
一曰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莫能致何也此言
仁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成名
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

而言勉之唯中心安仁者蓋亦難矣其本而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久失其所好故仁

者之過易辭也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

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

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

恭人維德之基禮表

陳氏曰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

取好亦取富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

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不待多言而可辨

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為仁而

亦行仁之資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

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

篇此方氏曰能好仁則得其所以難成歟苟仁矣

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

公知禮非過也於愛也然周公之過於愛親

所以易辭過歟○於愛也然周公之過於愛親

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恭儉則不儉

乎禮矣存心則正行近乎情矣三仁者之

語必信又善以敬行近乎情矣三仁者之

不其情則又善以敬行近乎情矣三仁者之

信矣不其情則又善以敬行近乎情矣三仁者之

人惟德之基難與進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
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而述
朱子曰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
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聖則仁曰
陳氏曰此專言仁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
之用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為之
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
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取以弟子不
能學也陳氏曰夫子雖不息於仁聖之名而

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晁氏
有如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
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
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
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
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
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
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
夫子之意矣朱子曰仁之與聖所以異者
化之只可謂之大而化之謂聖若大而未
夫亦不可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共所以為聖
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無疆也為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

朱子曰自責以勉人也又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胡氏曰為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蔡氏曰以仁為先猶則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也所謂夫我無能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

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

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

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

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為一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若私欲既

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

遠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

仁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

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日亦是主人既底便
人自是被那私欲少出又日亦是月主人
是得此驅他者有心常在月是月主人
不存此無他知有至我焉勝者那私欲
而矣雖此使焉不亦未至月是月主人
至不為此意終不來矣故於此幾透則
勤勉循此意終不來矣故於此幾透則
意猶言不過此以待他自未或知言過
者猶言不過此以待他自未或知言過
家著力不待日安宅也譬之三月入不
違主有仁而之宅也譬之三月入不
黃氏曰仁而之宅也譬之三月入不
違則心為仁而之宅也譬之三月入不
之為賓也日主在焉則心為賓在焉則
身之內也日主在焉則心為賓在焉則
宅之為賓也日主在焉則心為賓在焉則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
給屨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純
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須不接物
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不應須不接
食須一毫私欲耳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
是無一毫私欲耳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
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陳氏曰心本仁也欲心而違私多欲間斷之
耳之日月至焉者私也欲心而違私多欲間斷之
全月之時少顏子克己私已漸熟故能純
或至之少仁也使之過此而己者渾然一
同斷則與聖人之使過此而己者渾然一
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冰在我者朱子曰三個月不違
客月亦至焉者只是私欲為主仁為客
容亦至焉者只是私欲為主仁為客

朱子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

也程子曰有不善便佞之才者仲弓為人重厚

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羨其優於德而

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

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

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

爾陳氏曰實正人雖俗人所惡我雖未知仲弓之

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

再言焉用佞取以深曉之馮氏曰木訥者

窮後多失言不佞也○或疑仲弓之賢而夫

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

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

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

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

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

全體不息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甚大之

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甚大之

此體字當作治字看即若子體也○體仁曰

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仁者全於此

也○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體仁者

全體之無所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仁者

武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
 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
 赤也東萊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怨者不修而子路以
 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代怨而實不知全以
 為仁則非惟未加不仁之功而實不知全
 自然之妙矣○又將指仁之全而實不知全
 為體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息而實不
 以言也

仁也

長公治

朱子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
 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賦兵
 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
 取謂悉索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
 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子
 姓公西字子華又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
 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
 仁但是不純爾又曰聖門工夫不過居敬
 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

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者能主敬以窮理
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
行矣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
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其志氣清
明存養不懈則心存而無其仁及私意
橫生一有間斷則心亡而無其仁矣將
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則將以爲無則有時而
有既不治事必其有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
氏皆不許其仁不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治公

長

朱子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
姓關名穀反如口於音菟菟徒音其為人也喜怒
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
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取以三仕
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
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
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
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

月

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

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

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

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當理而

無私心則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

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

一純乎天理而無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

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

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

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

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

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弁與三仁夷齊

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

矣同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

亦只是清忠○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爲之

然者以其事不言亦妨其爲仁也○伯夷之事雖

以清則亦不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

以事之息息可可足者謂當猶至也謂復謂怨仁知
 得亦仁夷日謂以以有之於在夫皆之三欲則其
 為不子齊月之當當以仁理焉外全未理人同累不謂
 仁畜文三至全之之也言○發不無者年有出不知非
 事理文仁焉體顏以事者饒於得虧無天以於行謂全
 今之畜理而三月可須言論皆仁必其中息者無
 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息夷日謂以以有之於在夫皆之三欲則其
 得亦仁夷日謂以以有之於在夫皆之三欲則其
 為不子齊月之當當以仁理焉外全未理人同累不謂
 仁畜文三至全之之也言○發不無者年有出不知非
 事理文仁焉體顏以事者饒於得虧無天以於行謂全
 今之畜理而三月可須言論皆仁必其中息者無
 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所謀者無冰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
 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
 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又曰仁者心
 之德而天之理也自冰至誠盡性通貫全
 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
 不足以名之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
 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
 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
 得是名者庶幾其可歎識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
朱子曰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
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
忽奉公子糾奔魯之納之未克而小白入
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台忽死
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
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
也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也
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

初
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
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朱
曰仁之一字以德言則必無私而事當
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
思有惠便可稱之精處則討德之如何也
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討德之如何也
或遠之如秦高祖未可謂之仁也
大然戰國至秦其禍極矣高祖可謂之仁
定天下觀之治也此二君豈求仁者之安
致身觀之治也此二君豈求仁者之安
之功亦猶一息之輔存無一仁者之安
理之澤然無一息之輔存無一仁者之安
仲之德糾其違罔者多矣顧何足不語此
然使桓公糾其違罔者多矣顧何足不語此
威力無所傷功則效矣陳氏曰仁有
以心術之精微言者冰大質以上之安仁

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足以曉子路而箴之也。

○子真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問意

朱子曰：子真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刊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同。今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人自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過自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夫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變。夫比之則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夫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夫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

○程子曰：桓公兄

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冰
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
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
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
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
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
桓不可同世之離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
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
覆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

功何足贖哉朱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
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
不以相掩可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
於求生然其時義尚不可
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胡氏曰死則於
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
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
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此處此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為猶助也
朱子曰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賁公薨而國人立蒯賁之子輒於是晉納
蒯賁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賁
得眾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
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
命立叔齊父季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
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
滅高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
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冰其大夫
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

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
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
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
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柔其國
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
而唯怨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朱子
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則不仁
讓則心不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則不仁
矣○則心不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則不仁
而為不饒氏之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則不仁
忍違其父之教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
兄若輒之非蒯賁則何安於其父矣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乎天理之正○胡氏曰
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胡氏曰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
有夫謂富生兄二兄悔曰伯
功輒非貴而弟子弟夫夷叔
必之仁貧所之之也也夫齊
知不仁年幾取紀交君臣也
報作冉死君非武王而餓以
為如求有之外而一毫私已
名夷齊見於夷齊之仁必有
教於人所紀為仁必有見
年人之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命為重
是伯夷以天倫為重是叔齊注下之心合年亦
安而後叔齊之倫亦不安矣○安字便
理而後叔齊之心亦不安矣
見夷齊不怨若怨別不安矣
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矣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

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兄弟之交讓也人所共佈也三才所以立也

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

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晚然有不與焉

富而取者君臣之義是皆晚然有不與焉

謂非仁年幾死君非武王而餓以死也

夫輒之不作如夷齊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

曰殷有三仁焉子微

朱子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

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

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

以為奴箕子囚佯狂而受辱三人行不

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

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

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張氏曰

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

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

正其志箕子之微也
 或問按殷紂之亂
 後箕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
 元紂之亂也則遂去之
 知于少師義當力也
 比于也故遂去之
 可以已也則遂去之
 以累其不忍復也
 去且不以其為辱
 然而謂之仁者此以
 然謂之仁者此以
 無私故得此心者
 用史記三子之事
 歎史記三子之事
 後耳所書者曰至誠
 憂國皆胡氏所至誠
 之則皆胡氏所至誠
 矣至誠者胡氏所至誠

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
 在於天下國家也
 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
 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
 使為大臣而已也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
 存亡寔同休戚故或死
 或去或囚而不辭是以
 謂之仁紂改行子何見
 其欲存宗祀比于紂
 子至誠惻怛子何見其
 欲存宗祀比于紂子何
 見其欲存宗祀比于紂
 是然見比于紂子何見
 其欲存宗祀比于紂子
 他使君有殺于臣之名
 若更死著紂無益於國
 徒便君有殺于臣之名
 若更死著紂無益於國
 去却易比于紂子何見
 其欲存宗祀比于紂子
 半上落比于紂子何見
 其欲存宗祀比于紂子
 免佯狂所以下最易中
 難處故曰斜艱真晦其
 明也內難而能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公衛靈朱子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

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

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

矣雖朱子曰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

也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中

在那一節上學大節要之夫却不全

事之大皆不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問

此處際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義也

然陳氏曰志士死於節而勉行不辱

人之安行然不以死勤心而勵此仁則

特

也○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

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墮命

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

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

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此章朱

子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

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頌此理而

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

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

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

萬

取

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
 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
 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
 也蓋仁人不以取惡傷取好之體義士不
 以取賤易兩貴之宜其張氏曰又君子莫不重於
 異則殺人身而然不以避害仁則不取也
 夫仁者殺身之義也亦何以生者死也荀
 者則其生也亦何以志於仁者與仁之士
 深雖有間然義也則志於仁者與仁之士
 此二與理勉一之者也則仁而吾心當死
 謂忍也此與理當死而吾心當死則吾心
 謂忍也此與理當死而吾心當死則吾心

生

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陳氏曰謂之
 成仁則必如是而後當天理人倫無虧欠
 義理而無不安無已身更甚名譽耶但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
 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
 也子曰不可陷也○雍也當
 朱子曰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
 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
 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
 之所取固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
 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

○黨類也

厚過以仁仁然於川可之矣
 其也殷矣○見不君是○於
 君然畔○見不君是○於
 是周昭劉而止子舉人薄
 乃公公氏仁此過一之忍
 所愛不云之但於隅過則
 以其知周氣乾介耳不仁
 爲兄禮公象此小若止之
 仁孔子而便亦可處看則
 也子管子叔識以監故但
 饒氏曰因其禮管斯知不
 過實叔知不

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
 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
 仁不信可知

朱子曰那日君子過則血脈未至斷絕謂若小人也

○黨類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
 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
 也或曰蘇氏之視而并實有人則如之何朱子
 曰蘇氏云極者溺於輕重緩急之間
 其身無益於人仁者有仁者之所必爲也
 不徒在險也則臣子而無窮力所至○從胡氏曰其具君
 則足盡人極仁者則必窮力所至○從胡氏曰其具君
 者必能盡人極仁者則必窮力所至○從胡氏曰其具君
 性者必能盡人極仁者則必窮力所至○從胡氏曰其具君
 是者必能盡人極仁者則必窮力所至○從胡氏曰其具君

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
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
後知其不仁○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
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朱
子曰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
其厚薄冰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胡氏曰久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
獨指君子而言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
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
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里
朱子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
惡當於理程子取謂得其公正是也朱
子曰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
得也一言言之中體用備矣○正有
於理而未必無私心而後能正公是
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
大無私意正處○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
箇無所偏向處○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取繫而
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
也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
正惟仁者心中則好惡之情發出來善則好
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
之

有善惡而分吾心廓然好大無私
得善惡而分吾心廓然好大無私
之能好能惡○輔氏曰仁者之心
義理終有纖毫私欲便是仁者
好惡自慊然與義○胡氏曰好其
理相違悖矣○義○胡氏曰好其
所冰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
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
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
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取好
當好其心之取惡理之則當惡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子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
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
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
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
者未必有仁也○問德與德深如何分
皆可見見於言仁則德全也○心無私累故
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
也勇也○問德與德深如何分
仁者也○問德與德深如何分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陳氏曰君子容有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在木心既喪如鐵石亦無醒覺之術甚言小人之自頑也此君亦小人之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仁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喪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魁蛇之毒此章深惜水人之心也○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婉辭仁者聖之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而學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前當深戒也朱子曰勤容顏正顏色是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共其本心之德矣不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共其本心之德矣不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共其本心之德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而學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前當深戒也朱子曰勤容顏正顏色是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共其本心之德矣不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共其本心之德矣不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共其本心之德矣

愚按自又以書夫

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
巧令以說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
矣若是就此持養禁躁妄動必溫恭只
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已
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訐以
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
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
者故聖人惡之問修省言辭哉所以立也
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發也
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是有所為而然如
未同而言所以為飾人脅有論所為之喜隨人
之類皆有所為也朱子曰有論所為之喜隨人

善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冰仁則知仁
矣朱子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
心者必以外務以言令色為先論其所以
私當理者即內而無不仁者之冰仁則反以
之當理者即內而無不仁者之冰仁則反以
私當理者即內而無不仁者之冰仁則反以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張子
朱子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理陳氏曰行仁
意不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陳氏曰行仁
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
前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張子

木

朱子曰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本訥近仁寧外不
 是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
 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
 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張氏曰仁必深潛
 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之務外好高則於人無體認密察之功氏曰不可輔之為仁於人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
 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也是則可愛也愛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

冰仁無為也。冰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離婁

朱子曰：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

忘也。輔氏曰：以仁禮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

聽言動必以禮也。禮存於心，而不忘，如造次顛

安頓在禮上，即是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謂強暴不煩理也。物事也。橫逆之反，愛鄉人

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末曰：冰仁無為。

而不苟，二字不可淺看。苟且也。陳氏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末曰冰仁無為。

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

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

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

取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

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

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

而行之耳。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

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其常，是以人道

之盡，惟舜極其變而處之，不失其常，是以人道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上繫

辭

樂天

知命

若

安土

知命

若

安土

知命

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又曰仁者在
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
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朱子
曰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
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
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
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又曰
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

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
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
可見○愚按孟子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
者謂有志於希聖而憂其學之未至也孔
子取謂不憂者謂義精仁熟而安於天命
之自然也前之憂利仁者之事後之不憂
安仁者之事憂樂雖不同而其歸一也由
其憂可以至於樂矣

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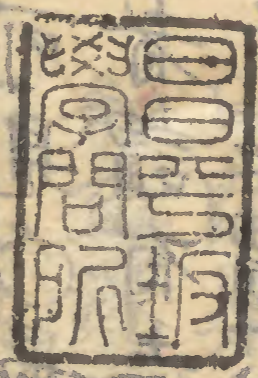
程子曰仁者...

其...

...

朱仁錄卷之二

...



...

